

文旅天下

□□ 本报记者 鲁娜

村里开大会这件事，召集人是一名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

从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开始，70多年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乡土建筑的研究以及对乡土遗产的保护与实践。浸润在这样的土壤里，罗德胤成为中国乡土建筑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之一。

志同道合的人很快聚集在一起。2016年4月，乡村复兴论坛在大别山腹地的河南信阳新县西河湾村“开坛”，到永泰庄寨峰会时，已是第6次大会。两天时间里，来自美国、泰国及国内16个省区市的500多人让永泰县的白云乡竹头寨村、嵩口镇月洲村热闹非凡。这两座村庄以外的乡村复兴，又该如何点亮？

寨上星河流转

注入外部力量，在乡村振兴中并不算特别。拿竹头寨来说，借永泰庄寨峰会召开的契机，乡村复兴论坛组织方为永泰乡村庄寨的复兴引入了多股力量，竹头寨就是被选中的乡村之一。

始建于16世纪中叶的竹头寨立于盆地中央，分为上、中、下三寨，鸟瞰图十分惊艳。常年奔走于全国各地传统村落的清华同衡传统村落研究所项目经理、所长助理李君洁被这张鸟瞰图深深吸引，但行走在竹头寨的乡间里舍时，她才发发现实总是这么骨感。

“没有了鸟儿一样俯瞰村子的观点，它像很多日渐衰落的古村一样，到处是杂草、垃圾、坍塌的棚舍，甚至还有一些摇摇欲坠的古民居。”李君洁在走访中发现，相对来说，中寨的景观可塑性比较高。一方面，中寨连接了上、下寨，在规划调整路网后，起到了枢纽作用；另一方



张孟蛟近照

作为规划设计人员，一定要带着情感参与到乡村振兴中，要怀着一份敬畏之心去实践，多深入乡村去了解乡村，真正摸清农村实情，读懂农民心声，切实掌握农村所需、农业所难、农民所想，不懂农民莫谈乡村，乡村的事情一定要让农民多参与，要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注重依靠农民、引导农民，不断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走上田间地头 点亮乡村复兴

——乡村复兴论坛·永泰庄寨峰会侧记

云上溪头耕读趣，月夜星河梅竹香。福建省永泰县竹头寨，一个隐于山峦奇峰、在岁月蹉跎中渐失光芒的古老庄寨，经过清华同衡传统村落研究所团队1年的策划、跟踪和落地实施，入夜后寸步难行的竹林“孤岛”，演变成夜景璀璨旖旎、灯若繁星的寨上星河。

始终采用最小尺度介入的方式，竹头寨村的乡村综合整治实践虽是孤例，却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竹头寨改造一新后举办的乡村复兴论坛·永泰庄寨峰会上，来自村庄治理、古建保护、建筑设计、民宿实践、规划运营等领域的学者、设计师、基层从业者等风尘仆仆，在村子里开起了大会，为乡村复兴献计献策。



面，中寨只有小型传统民居，没有大体量的庄寨建筑，比起上、下寨的高耸威严，建筑分布更自由，生活气息也更浓厚。

在陪伴式的策划、设计和施工下，“一溪一云一星河”在竹头寨生长出来：杂草丛生、垃圾满地、无人问津的村落死角，变成兼具排水、景观、休闲功能的早溪花园；损毁严重、残破不堪的明末方形庄寨，成为集会议、展览、研究、接待等功能于一身的庄寨文化研究中心卧云庄；依靠创意性的照明，竹头寨星河夜景闪耀朋友圈；而饱受岁月摧残、早已破败不堪的昔日“庄寨卫士”銃楼，则被改造为兼具藏书阁、咖啡屋、时光邮局等于一身的銃楼书吧。

在不破坏原有环境风貌的基础上，竹头寨的改造最大限度地增添功能性和趣味性，带动整个竹头寨乃至辐射周边区域的乡村发展。

设计融入乡村

场所的改变，为投身乡村振兴的建筑设计师带来了不一样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乡村房屋的改造，其实更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重塑的过程。”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贺勇表示，在过去的乡村硬件改造中，设计师常会讲概念、讲文化，而现在则更专注解决问题，设计渐渐从地域主义走向真实主义。

“让乡村更像乡村，适度忘掉作品意识，建筑方可融入场地。”在建筑设计理念上，谢勇认为，建筑师对乡村整体环境的介入应该是有限度的。

李君洁十分认同这一点。她一直提倡传统村落“弱景观”设计，景观设计接近原生态，就像村子里本来的样子一样。以照明为例，她介绍，竹头寨照明设计沿用了该机构的3个原则：一是要看得见光、看不到灯，尽量减少灯具在白天对村落风貌的影响；二是必



早溪花园一隅

须看到的灯具，其形态要与村落风貌最大限度地融入；三是在满足基本照明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一种静谧感强的夜景暗环境。

为此，他们为竹头寨专门设计、定制出了一款仿竹草坪灯，呈现出让人惊叹的乡村星河夜景，却又不会喧宾夺主。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首要条件，先治理再谈产业和其他。”著名乡建专家、北京绿十字机构发起人孙君表示，很多人对于乡村振兴都有误区，认为需要产业先行。在他的多个乡村实践中，乡村振兴均围绕三点同步展开：硬件、软件和运营。

硬件正是竹头寨村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用一个个微介入点激活乡村，以针灸的方式，让村子从松散的结构变成紧凑的状态，建筑设计真的能点亮乡村。”谢勇总结。

告别纸上谈兵

从学界、设计界到产业界，多股力量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乡村。

“如果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状态，乡村永远不可能真正发展。”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知名专家，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发出感慨。

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研究课题中，他带领的团队将研究重心转向保护与发展实践，兼顾遗产的价值研究。杜晓帆的实践选择了贵州省石阡县楼上村——一个明代从江西迁到贵州的移民村落。在建筑设计师投身乡村建设大潮之外，学者的参与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新力量。

为什么要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了就能解决乡村发展问题吗？杜晓帆表示，乡村的核心价值是隐形的、无形的，看不见的价值最值得珍视。在调研中，杜晓帆发现，人地关系正是楼上村的核心价值。

“乡村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如我们发现楼上村梯田使用公共水会用古法

专 评

乡村振兴呼唤优质规划

□□ 张孟蛟

有人曾说，乡村将是中国未来30年的奢侈品。我国乡村幅员辽阔，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和供给空间，但目前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象。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不是农村振兴战略，虽一字只差，却是对三农问题认识的再突破、再升级，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更加注重跨界融合、合纵连横，跳出三农谋三农。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乡村千村千面、千乡千情，乡村振兴不能一哄而上、简单复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作即成，必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接力行动，因地制宜，规划引领，综合施策，持续推进。

从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规划的力量和赋能作用是不可缺失和不能替代的。

首先，规划可以让步调一致。在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很多地方往往因为认知水平的不同和角色定位的差异，同样的问题会产

生很多种看法，出现左右不同心、上下不同频的现象，导致意见分歧难以形成合力，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的有序推进和决策的快速达成。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借助第三方的专业力量，通过规划的编制来形成共识，整合力量。

其次，规划可以让智慧集成。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大爆炸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和知识扑面而来。作为乡村振兴的各级决策者和实践者，大量的信息泡沫和信息碎片化会严重干扰和影响决策，我们更需要对各种信息进行过滤和梳理，通过规划结构的专业研究和系统分析，进行智慧的集成和提炼，形成最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再次，规划可以让决策稳定。有些地方换个领导就换种思路的情况时有发生，重大决策缺乏刚性，容易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实施，需要持续发力，不能朝令夕改，而实施乡村振兴最直接的主体是县、乡、村，其并不具备地

方立法权，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发挥规划的作用，通过规划来实现决策的法定约束力，从而保证重大决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最后，规划可以让行动高效。万事谋在先，乡村振兴规划就是要解决想明白、干到底的问题，既要研究谋略和策略，还要制定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一个优质的乡村振兴规划就是一份可预测、可执行、可评估的行动指南，在规划编制上多投入一点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确保实施过程中方向不跑偏、资源不浪费、投入不低效，比如，浙江省安吉县在实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明确要求全县所有乡村要做到无规划不设计，无设计不施工，做到投入可控、标准可控、效果可控。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生态、产业、文化、组织、人才五大振兴任务，从规划角度看，这些需求无法委托一家机构来完成，需要分门别类专项对接，这就需要对规划服务的供应商进行选择，并用产业化的思维来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做好乡村振兴规划要注意把握好三点。

一是要在前期调研上多花时间和精力。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件精神，尤其是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规划，以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方向跑偏。

二是要用投建运一体化的产业思维来指导规划。始终坚持无策划不规划，无规划不设计，无设计不施工的原则要求，按照产城融合、三产融合、城乡融合、多规融合理念，针对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生态五大任务编制完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县级政府是最关键、最直接的实施主体，要统筹好规划编制，用产业化的思维指导规划，用可经营的理念来指导建设。要及时把规划转化为实施计划，建立定量定性结合的评价标准体系，形成可供执行的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单，做到易懂、可信、可学、可用。

三是要着力破解资源配置和要素保障等关键问题。乡村要实现振兴，必

山是钱，传统与民俗是钱，精耕细作是钱，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是钱，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中不列入资金计划的。道德、温度、人文才应该是乡村建设中最应该需要的‘钱’。”孙君说。

“建筑设计师写框架性的剧本，村民和业主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才能决定剧情到底如何发展下去，甚至会带来很多意料之外的东西。”谢勇表示。“乡建陪伴的必要性，在于乡村的各种不确定性，除了要对建筑等硬件建设的陪伴外，更重要的是人心。”九七华夏设计机构CEO洪金聪说，乡建离开了人是走不远的。

如果说村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那相关机构进村的意义何在？洪金聪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乡建机构进村的意义在于传递和连接：传递外部的理念和视角到乡村，然后建立城市与乡村的连接。因此，在乡建工作中，他们会经常召开村民会议，一是为了了解需求，二是为了传递理念。

在乡村振兴中，孙君也一直倡导一个概念——让农民建设农村。他一直把自己和团队定位为“村长助理”，并强调：“在建设过程中尊重农民，才能避免设计师带着城市的规划和概念进入乡村而产生的水土不服现象。”

“美丽乡村的硬件建设总会接近尾声，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全要素发展，形成综合产业链，切实将乡村经济发展、带动起来。”洪金聪正在尝试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乡村文化、村庄治理等方面中，寻找优势点着力，以点带面，撬动乡村整体发展。“这才是乡建的正确打开方式。”洪金聪说。

罗德胤认为，乡村直接跟城市拼产业很难，所以更多的是要利用乡村的文化和人文优势，和现代生活进行对接，通过混搭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让乡村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奇创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咨询规划设计院院长）